

评书聊斋志异

第五集

张健声等 讲述



评书聊斋志异（第五集）

张健声等讲述 任继文等整理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0 $\frac{1}{2}$ 插页2 字数199,000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800

书号：10151·907

定价：2.00元

编者的话

《聊斋志异》，是我国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(1640——1715)的短篇小说集。他是山东省淄川(今淄博市)人，虽早有文名，却屡试不第，七十一岁始成贡生。他的一生，主要是在家乡教书和辛勤写作，著作诗词俚曲甚多(都收入《蒲松龄集》)，尤爱收集民间传说，每有所闻，辄赋以新意，著述成篇，积腋成裘，编就《聊斋志异》431篇。书中所写鬼狐怪异，多是言志寓意之作，讽世刺时，扬善惩恶，假托虚妄，以泄孤愤。这些作品，客观上反映了其时阶级矛盾的一些侧面，也反映了人民的爱憎和意愿。更由于小说构思奇妙，文笔简练，所以三百年来，流传愈广，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。

《评书聊斋志异》，是现代评书艺术家陈士和(1887——1955)根据《聊斋志异》而创作的口头文学。蒲氏据口头传说凝为短篇，陈氏又以原著为基础，结合生活阅历，大大丰富了故事情节，细致塑造了人物，把一篇短文，演变成颇具气势的长篇评书。从二十年代以来，至今六十

年，艺术不断提高发展，独成流派，群众百听不厌。陈士和生前讲述的有五十余段，经过整理成文的只有十三段；而经他授艺的学生们，现在可以讲述的，却又超过了他。《评书聊斋志异》，就是一部包括陈氏流派的讲述整理稿和改编稿的总集。

本书的整理工作，尽可能尊重讲述者的创造精神与评书艺术特点。对记录稿中一些冗杂、重复和不健康的部分，要作必要的芟剪；在一般情况下，不作过多的加工。但对交代不清或忽略的主要情节、不完整的故事、没有突出主题精神的地方等等，视其需要，也审慎地予以丰富补充，以求提高。

《聊斋志异》是封建时代的作品。《评书聊斋志异》是新老评书艺人对《聊斋志异》的再创作。虽然经过整理，还难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封建思想影响，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历史地分析这部口头文学作品。

《评书聊斋志异》将分集分人陆续出版。所说书目多的，一人可编多集；少的，可几人合编一集。我们也选用符合陈氏再创作精神的新段改编本。欢迎专业、业余作家执笔，支持这一工作。

为了做好《评书聊斋志异》的整理、改编与出版工作，衷心地希望曲艺界、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同志和广大读者，随时给我们以批评指正。

1980年6月

目 录

云萝公主	张健声 任继文 刘燕及	讲述 整理	(1)
婴 宁	杨立恒 李克明	讲述 整理	(159)
佟 客	张剑平	改编	(221)
伍秋月	刘立福 倪钟之	讲述 整理	(276)

云 萝 公 主

张健声 讲述
任继文、刘燕及 整理

说天上有神仙，您不信；说天上的神仙有时还来到人世，您更不信。不信就不信吧，反正这段儿书的云萝公主，就是神仙！您不信？……噢？您信？为什么又信啦？……噢，您说这是神话故事，是假借没有的神仙来说明道理，您信的是神话，不是神仙。

您说得好哇！有您这么两句话，就省下我的千言万语喽。好！咱就开讲这段儿《云萝公主》。

哎呀，您怎么又问这段儿书说明什么道理呢？这个——您哪，还是仔细听故事吧；听完之后，您自己也就明白了。咱这就闲言少叙。

话说永平府卢龙县有一位姓安的，人们都叫他安孝廉，因为他是个孝廉嘛。名字呢？就没人知道了。安孝廉老公母俩，只有一个老生儿子，这是安孝廉快五十岁啦，安太太才添的喜。晚年得子，老公母俩对他这份儿疼爱呀，就甭提啦。安孝廉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安大业。这孩

子是特别机灵，在五六岁那工夫儿，安孝廉就手把手地教他认字念书，不能说过目不忘吧，反正他也不用费多大心。安孝廉虽不指望儿子久后做高官发大财吧，可也希望他有个功名，好荣宗耀祖。——过去的念书人，不就是为功名嘛。安大业呢，也没白让老子操心，顶到十三岁，就当上童生；十五岁，中了秀才。可是，就在安大业十六岁这年，安孝廉突然得了场病，别管请来多少位大夫，吃多少药，妙手难以回春，安孝廉与世长辞了——死啦！顶到安大业把孝服穿满，安老太太就托人给他张罗亲事。安家虽不是大财主，日月倒还不错，安大业又是秀才，家里人口又简单；按说，这样的主儿，找位少奶奶不是挺好办的事儿吗？可是也不那么顺当，这亲事张罗来张罗去，就是没妥。

安大业有一种爱好，爱好什么呢？好棋，下得一手好棋。在卢龙县这地方，都出了名喽；就是外省外县，上了年岁的老棋手，闻名远道而来找他对棋的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往往一盘棋能摆几天，棋逢对手嘛。可是他从来没输过。这位年轻的棋手，也就远近闻名了。

这天，吃罢午饭，安大业在书房把棋摆上，独个儿正聚精会神琢磨阵式哪，就听当院儿有脚步声，越来越近。心说：谁呀？是我娘没睡晌觉？要不就是老妈子？可是，一听脚步声挺麻利，又不象她。因为他们家里除了老太太，还有一个老婆子，再没有别人啦。这能是谁呢？正纳闷儿，就听屋门吱扭——！推开啦。抬头一瞧，进来一位女子。看这女子似乎是个丫环，头上梳着俩髻髻，身穿粉

红缎袄缎裤，外套一件翠蓝色锦缎大坎肩儿，上上下下，彩绣花边，镶着珠玉宝石，闪闪发光。看这身穿章〔我国自虞舜时就有章服制度。将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等图形按等级画于衣，绣于裳，以别职位。以后各朝代均有章服制度，也影响民间对人的识别，往往是从衣着服饰着眼，通常称为穿章〕打扮，倒是挺阔气挺阔气的。

这丫环也真有意思，推开屋门之后，既不进来，又不出去。她把手往门框上一搭，把着门，探着身儿往屋里一瞧，看一眼安大业，回头就往屋外一招手，说：“哎，是这儿，是这儿。”她这一招手，跟着由起外面又进来两位，这两位年岁，比她稍微小一点儿，穿章打扮跟她一样，就是袄、裤颜色不一样，是豆绿色的，看样子，也是小丫环。

赶这两位进来，安大业愣神啦，眼瞅着前边儿这位，把夹在胳肢窝的一个大红绣花垫子，二话没说，过来就搁到床榻上啦。后面这位，容等那位把绣花垫子搁好，一回身，由起外面抱进一卷大红色的长毡。安大业看着更发愣了，要问还没问，就见这丫环把长毡铺在屋里地上，一推，一扒拉；一推，一扒拉；一直铺到安大业的床榻跟前。安大业心说：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

这时候儿，就见由起外面又进来三位。甭说，两旁边儿的也是两个丫环啦，不过穿的袄、裤是杏黄色的。这两个丫环，面带喜色，稳稳当当，把中间的一位姑娘搀进来。安大业细一看哪，这位姑娘长得身形袅娜，飘逸如仙；面不敷粉而白嫩如玉，两颊不涂胭脂而嫣如桃花；两

道秀眉，细如弓月；环眼明眸，宛如秋波；头上乌丝高卷，翡翠玉簪贯发，发顶是一只珍珠镶饰的凤凰金冕，那凤凰嘴衔一串珍珠坠儿，坠儿下端是一块大红宝石，正垂额头中间，晶光闪闪，眉宇间是一团和祥。她身穿大红缎子五彩绣花袄，下围大红缎子五彩绣花百折长裙；那脚呢，有裙子遮着看不见，甭说，那鞋嘛，一准儿也是大红缎子五彩绣花鞋呗。这姑娘姿容秀丽，美如天仙。安大业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美貌的女子，画儿上的仙女也没有这般美貌。他看着看着，看傻眼了，本来想问一声，却被这姑娘的美貌惊呆了。就见那两个穿杏黄色袄裤的丫环，搀着姑娘，踩着铺好的大红长毡，来到床榻前，姑娘一提裙子，就坐在床榻上的大红绣花垫子上。之后，姑娘一低头；两旁边儿众丫环也都没有言声儿的。安大业呀，他瞧了半天，更纳闷儿啦！心说：这可奇怪呀！八成她们是走错门儿了！可是大白天价也不至于呀！怪、怪、怪！她们来到这儿，任何话不说，素不相识的，这是干什么哪？你们不问我，我可得问问你们。他站起来，冲姑娘一抱拳：“请问小姐，您是哪府的闺秀千金，为何来到寒舍？”这么一问，姑娘抬头看他一眼，面带微笑，可没回话。这当儿，那个穿粉红袄、裤的丫环走了过来，叫了声：“安公子！”安大业不由打了个愣怔：嗯？她怎么知道我姓安？……丫环接着说，“安公子，您不要多疑。”用手一指床榻上坐着的姑娘，“这是我们圣后府中的云萝公主。……”安大业一听，心说：公主？圣后是天上的神仙，她的公主，不就是天仙



吗！公主上我这儿干什么来呢？安大业心里正纳闷儿，只听丫环接着说：“只因我们圣后很喜欢您，故此打算把我们公主许配给您，但不知您意下如何？”安大业听到这儿，心里咚、咚、咚、咚……跳起来啦！原来这仙女下凡是要嫁给他，这……这别是做梦吧？低头偷偷咬一下手指头——真疼！不是梦！“呀！这……”他一时连连点头，嘴里只剩了“噢……噢……”，怎么？美得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这工夫儿，那丫环又说了：“既然您点头了，这事就算成了。今天我们公主到这儿来，不为别的，是先来瞧瞧您的房子。”安大业一听，愣了：公主要看房子，可这房子，打我父亲在世就没修缮过，仙女怎么能住这儿！他愣愣呵呵，不知怎么答对才好。云萝公主坐在床榻上，还是低头不语。丫环可沉不住气啦：“我说，粉侯啊！”——粉侯就是对驸马的称呼，公主不是已经许配给他了吗，就得称粉侯了。“您和公主是初次见面儿，都不好意思说什么话儿，光坐在这儿也怪寂寞的……粉侯，您不是喜欢下棋吗？”说着话，瞅瞅桌子上那一盘棋。安大业听了丫环这一提，精神来啦，心话：我喜欢下棋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卢龙县内谁人不知，何人不晓？我安大业岂止是喜欢下棋，不敢说天下无敌吧，可是在卢龙县内外，还没找到对手！他心里有点儿骄傲劲儿啊，可没好意思露出来，只跟丫环说：“啊，啊，我喜欢下棋。”“噢，我们公主也喜欢下棋。既这样儿，您二位就下盘棋，解解闷儿。粉侯，您说好吗？”安大业忙说：“好，好。我愿会会公主

的棋。”丫环又问过云萝公主。云萝公主一笑，点了点头，虽然没说什么，那意思是愿意啦。说话又过来俩小丫环，忙着擦桌子，摆棋盘，分别把黑白两色棋子儿归集在棋子儿罐儿里。“粉侯，公主，您二位请啊。”“哎哎。”安大业起身走过来。云萝公主哪，由俩小丫环搀着，来到棋桌前，坐在个小圆凳儿上，跟安大业正面相对，准备较量高低。

按照下棋的规矩是：黑先白后。黑子儿先走，白子儿后走。要是客气一点儿的主儿呀，是先把黑子儿抢过来。这倒不是找便宜，而是表示：我的棋不如你，你是老师，得让我一步，我先走。这是谦逊，尊重对方嘛。可是安大业他不这样，本来嘛，七、八十岁的老棋手都败在他手，今天跟云萝公主下呀，怎么说她也是个女子，压根儿就没放在眼里，毫不客气地把白子儿缸拿过来。这意思是：我让你先走。这地方嘛，可显着有点儿狂气啦。

简短捷说吧，安大业使白棋子儿，云萝公主使黑子儿。也没用多大工夫儿，双方是叭、叭、叭、叭……一着子儿，安大业就觉得有点儿不妙喽，他举起棋子儿来呀，这儿看看不对，那儿瞧瞧不好，着一个棋子儿，简直是费大牛劲儿啦。安大业心里嘀咕：嗯？怎么今儿我下得这么糟啊！——说实在的，倒不是他的棋糟，而是对方的棋招儿太高啦。又按下几个子儿，安大业可有点慌，头上的青筋也绷起来啦，大汗珠子也巴达巴达掉下来啦。怎么，这致于吗？是呀，别人不致于，下棋胜负是常事，可是安大业压根儿就没输过嘛。心说：我要是输了，那才丢人现眼

啦！急得他把棋子儿要放下又拿起来，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搁啦。别看安大业这么着急呀，可是人家云萝公主从从容容，就跟没事儿一样。要不怎么说人家的棋路高哪。安大业琢磨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地方，往下一搁子儿，云萝公主微微一笑，没说什么，旁边儿丫环搭茬儿啦：“粉侯，您可得留神哪，这步棋有点儿悬哪！”安大业一愣，看了看棋盘上的阵势，心说：完啦！这棋我没法儿赢人家，我还不如这丫环。正是这样，打算跟云萝公主比呀，那哪比得过呀。容等一盘棋下完，丫环跟安大业说：“粉侯，您负了俩子儿！”安大业一数，可不是嘛，输了两个子儿。当时脸一红，跟云萝公主说：“见笑，见笑！”云萝公主没言语，只是微微一笑罢了。

下棋是三局两胜，说话间，要下第二盘，丫环把黑子儿棋缸一换，朝安大业说：“粉侯，您这棋呀，公主可以让您先摆六个子儿，照样儿赢您。您就先摆上六个黑子儿，把要害的地方把住了。别不好意思啊！”说着话，丫环叭、叭、叭……把六个黑子儿替他摆在棋盘上。下吧，不好驳面儿。安大业虽然先占了六个子儿，也不敢大意，更加聚精会神啦。云萝公主依然如故，一边儿下棋，一边儿跟丫环谈笑自若，就象没把下棋放在心上。再看安大业呢，虽然全神贯注啦，哎呀，棋下得更次啦，走着走着就又乱啦。看他把棋子儿拿在手里，在空中乱晃悠，就是落不下来。这么一磨蹭，可就耽误工夫啦。时候一大，云萝公主嫌慢，也搭着坐得时间长了，微微一伸懒腰，把胳膊

轻轻儿一抬，搭在个小丫环肩膀上，稍微侧着身儿，倚在丫环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云萝公主把这胳膊放下来，跟着又把那只胳膊搭在另一个小丫环肩上，是来回倒换着。棋下得工夫可不小啦，下着下着，丫环说话啦：“粉侯，又负一个子儿！”果然，安大业又输一个子儿。

这盘棋下完，丫环还打算摆，安大业说：“三局两胜，我已经输了，不必再下啦！”安大业这么一说，云萝公主微微一乐，跟着站起来，仍旧回到床榻那儿，坐在绣花垫子上。这时候儿，安大业跟云萝公主俩人还是愣着。尤其是安大业，一连输了两盘棋，心里七上八下，脸臊得彤红，窘得抬不起头来，心说：由打会下棋那天起，我还是第一次输呢，而且还输在一位姑娘的手下！这一下可完喽，这门亲事准“吹”啦！心里正嘀咕着，就见丫环在云萝公主耳边低声唧咕了几句，也不知说什么，又见云萝公主瞥了眼安大业，又点了点头。跟着，丫环对安大业说：“粉侯，我们公主说啦，婚姻之事就算成了。”“啊啊……”安大业顿时觉得象腾云驾雾一样：我的天哪！我这是怎么啦？凭我这德行，公主亲自跟我定下了亲事；这叫我怎么好呢！——他真的受宠若惊了。他正美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丫环朝他大声说：“粉侯！”“哎，哎。”“可有一样儿得跟您说：公主嫌您这宅子太老了，让您把房子重新翻盖翻盖。”“噢，噢……，嘿嘿……，哈哈……。”安大业为什么这么笑啊？这是肚里有话不好往外说呀，他不能说，还不会笑吗！——这是苦笑哇！他心里明白：好

嘛，你拿我们家当成大财主啦？翻盖房子可不是十两八两银子能办的事，要花上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呀，我可上哪去借呀！——这就有了“嘿嘿”一笑，他为难哪。紧跟着又一想：把家产全折腾了也得翻盖，我有仙女云萝公主为妻，也值得了。这就又发出“哈哈”一笑，想开了嘛。丫环见安大业这一嘿一哈的脸色，憋不住“噗哧！”乐了：

“粉侯，翻盖房子得用钱吧？”“啊，啊……”人家说到点子上了，他也不知怎么答话，光“啊啊”两声。丫环回头看看云萝公主，云萝公主跟丫环点点头。说话间这丫环走出去，工夫儿不大，由起外面回来，拿衣服兜着，看样子挺沉挺沉的，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赶来到云萝公主身边儿，咕咚！咕咚！往床榻上一搁。安大业一瞧，就见亮晃晃地有十来个大金元宝。丫环说：“粉侯，这顶千两银子，是公主给您翻盖房子用的，最好盖两道院子。”

“噢，噢。”又是“噢噢”两声。“如果钱不够，您只管言语。”“足够，足够。”“这么说，我们就走啦。”

“哎……。”

人家要走啦，安大业才找出话茬儿来，把丫环叫过来，悄悄说：“你跟公主说，房子我一定翻盖。能不能请公主到内宅去见见我娘？”丫环过去跟公主一传话，云萝公主摇摇头，又说了句什么。丫环便过来跟安大业说：“不成，还没有成亲呢。等成亲之后再见婆婆也不晚。”“噢噢。那——多会儿成亲呢？”“只要房子翻盖好了，我们公主跟着就来，决误不了喜期就是。不过，我们公主说

啦：过俩月您再动工盖房，现在动工会出差错儿呵！您可得记住。”——书中暗表：整段儿《云萝公主》题目虽然是写公主的，其实不是，是要通过云萝公主引出蒲老先生感触最深的两个社会问题。这儿的两句传话，可别当迷信看，它是牵引出头一个不满封建科举制度，揭露朝政黑暗的问题来。安大业没按云萝公主的话办，结果引出祸患，并出现了一位落第的武举袁大用，做着惊天动地的侠义勾当，杀富济贫、剪除贪官，这是后话不提。现在云萝公主提出俩月后再盖房，安大业就随口答应：“噢噢，我记住了。可是，我把房子翻盖好了，那时公主怎么能知道呢？”丫环不搭理了，只跟云萝公主说：“公主，咱们走啊？”云萝公主点点头，跟着，两个小丫环上来，搀扶她站起身来往外走。将要走出的工夫儿，安大业突然想到：既然订为夫妻了，可得让她直接跟我说说话儿呀。于是，过来一拦，就手儿把门关上，那意思是：你别忙着走啊，还没问问你想盖成什么样儿的房子才满意？这期间我怎么找你？……就留下再亲热一番吧。这时候儿，另外那两个小丫环已经把绣垫儿、长毡收拾起来。云萝公主见安大业拦着不让走，她只拿眼一瞧那个大点儿的丫环，那丫环会意地点点头，由起腰中掏出个皮口袋，把口儿挣开，便手朝下一拍，就见由起口袋里呀，咕嘟咕嘟……，冒出了朵朵五彩香云，一会儿工夫，屋子布满了，安大业只闻见浓郁的芭兰花的香味儿。香是香啊，可屋里任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直顶到香云慢慢儿消散啦，再一看，云萝公主在

哪儿？丫环在哪儿？满都不见啦！门还是关着的。安大业怎么会不纳闷儿；奇怪呀奇怪！这是不是做梦啊？再一看，床榻上的金元宝还在那儿搁着，这不是梦。他就赶紧把元宝找个包袱包好，提着就够奔内宅来见老太太。

安大业把包袱往老太太床榻上一搁，咕咚一下子，冷不防把老太太吓了一跳：“哎哟！孩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“娘啊，哈哈……！有一件奇怪事！”“奇怪事？什么奇怪事啊？”“娘啊，我给您道喜啦！”老太太越发不知什么事了，就问：“这包袱儿里是什么？又道的什么喜哪？”“娘啊，您不是老早就给我张罗说媳妇儿吗？”

“啊。可是都没说成啊！”“娘啊，这遭儿，您甭再张罗啦。”老太太听歪了，还以为儿子要打一輩子光棍儿呢：

“啊？不张罗啦？为娘我为了你的亲事可操碎了心啦，怎么你倒不要媳妇儿了？”“不不不。娘啊，您先别着急，实跟您说，孩儿我的亲事已经订好啦。”“订好啦？是谁家的闺女？谁给做的媒？你快说明白，别让我着急啦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”“娘啊，您别着急，是这么这么回事……。”安大业就把云萝公主从来到走，从前到后，跟老太太细细一说。“噢——！”老太太也乐了。安大业一指床榻上的包袱：“娘啊，这就是云萝公主给的元宝，让咱把房子翻盖翻盖。”“喜期订了没有？”“这不是等翻盖房子嘛，等翻盖好了，再订喜期。”“噢。她住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“那你怎么找人家去？”“反正盖好新房就是喜期，她会知道，到时候她自己就来了。”“噢？那娘